

—亚洲金融风暴全景透视

亚洲怎么了

程超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YAZHOU ZENME LE
YAZHOU JINRONGFENGBAO QUANJIANG TOUSHU

大跨度·大写实·大警示·大跨度·大写实·大警示·大跨度·大写实·大警示·大跨度

责任编辑 刘益民
汤中仁
周 铮
封面装帧 甘晓培

亚洲怎么了?

——亚洲金融风暴全景透视

程超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208-02863-X/D·524

定价 17.00 元

出版说明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来，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本书作者程超泽先生，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在追踪观察亚洲金融风暴九个月来的基础上，撰成这本书，一直写到1998年4月的日本金融风波，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全景透析亚洲金融风暴的参考读物。书中大量介绍了国际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的各种评论观点，作者也在其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对读者开阔视野，了解更多的信息，无疑是有益的。然而，亚洲金融风暴的蔓延尚未穷尽，事物尚在变化之中，一切评论、见解，不仅要接受未来的检验，而且有些也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相信读者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

鸣 谢

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于 1997 年 7 月爆发。这次大事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注意。作为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诸地的政经时事专栏评论员，我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撰写有关亚洲金融风暴的评论，不知不觉发了不少稿子，也收集了不少材料。

10 月 24 日，香港股市崩跌。10 月 27 日，华尔街股市拉出了长黑，影响到全球股市的暴跌。情势好像一天比一天危急。到 12 月，韩国和日本那边也开始吃紧，并出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股汇市大泻的局面。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第 11 大经济体的韩国在短短的一个月间竟变得面目全非，接着要靠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讨”经援度日了。事态还在发展，各种报纸和杂志上都充斥了“前方吃紧”的消息：东南亚股汇市告急，韩元大贬，日股恐慌性抛售……。圣诞以后，连美国也不再袖手旁观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像走马灯似地访问亚洲，为患了严重伤寒而沉疴不起的亚洲国家“诊脉开药”。亚洲经济这是怎么了？严峻的事态，不能不引起世人的严重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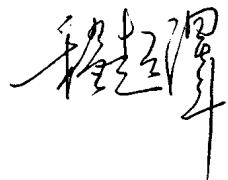
我本能地感到要写现在即将付梓的这本书却是十分偶然的一次机会。那是今年 1 月中旬，应香港《华人》月刊主编江林的约稿，让我为该刊撰写有关亚洲金融风暴的文章。其间，我们谈到了那本由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已捷足先登出版的《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一书，也谈到了好几本《索罗斯》的书，据说都“洛阳纸贵”。谈话中，第一次听到一种观点认为：“亚洲金

融风暴是美帝国主义向亚洲国家发动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战，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亚洲人‘磕头称臣’了。”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指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东欧的解体。这一偶然所闻的观点，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我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起亚洲金融风暴的事件来。2 月初，我已决定将自己的另类思考结果付诸于《亚洲怎么了？——亚洲金融风暴全景透视》一书。

本书的写作得到众多学友的鼓励和支持。香港中华书局张国瑞小姐为我出版此书热心地联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界云、刘益民先生都是初次相识，但我们一见如故。他们办事的高效率，以及在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合同签订以后，我即进入了极为紧张的赶稿状态，前后共二个月不到。我妻子陈追红为本书的完稿作了大量的打印和校订工作。她无疑一直是本书成型、完善过程中的“第一读者”。

值此付梓之际，我要向以上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也要谢谢香港大学学术与研究委员会提供的专项研究经费，谢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给予我这次在自己故乡——上海出版这本书的机会。同时，由于本书是在对大量新闻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所作的分析与研究，也曾大范围、多领域地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的观点与资料，在此致以谢意。

为能不失时机地出版本书，难免仓促，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1998年4月15日于香港嘉湖山庄

序 言

对于世界经济来说,90年代是一个多事之秋:1995年初在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余波未平,1997年7月又爆发了肇始于泰国的大规模的亚洲金融风暴。它率先从泰国吹袭而起,旋即迅速蔓延开来,横扫东南亚各国。而后又折身直指香港、台湾,并波及日本和韩国,酿成第二波亚洲金融风暴,连太平洋东岸的北美也感受到了风暴引起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骇然威力。如今,它的前锋又折返回来,先在印尼肆虐,又危及周边,形成了1998年虎年新春的第三波亚洲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吹掠狂扫过后,亚洲一片狼藉:汇率应声下跌,币值迭创新低,资金大规模外撤;股市巨幅波动,股价暴跌;人民财富一朝蒸发,企业倒闭;奸商囤积,社会政局动荡,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抢粮、暴动、挤提等风潮。几十年来亚洲人民胼手胝足、惨淡经营的“亚洲奇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人们极为担心:这股自1997年7月初突如其来的金融飓风会不会悲天悯人地就此销声匿迹,还是仍将了无穷尽地横扫下去,引发更大的“骨牌效应”?

“亚洲奇迹”的出现还是近50年的事。从16世纪初开始,西方在世界经济中就一直独领风骚,迄今已有400多年。16世纪,西班牙人用南美的白银和“无敌舰队”称霸地中海。英国从17、18世纪起在大西洋上称霸,直至建立起“日不落帝国”。18世纪,法国在大西洋沿岸兴起,给这个世纪打上了“法国标签”。

19世纪，德国人在北大西洋崛起，使当时的科学、技术、哲学、文学和艺术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给英法世界霸权以致命打击。19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增长重心由大西洋东岸西移，进入北美大西洋，世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为中心、“金元帝国”美国为代表的“美洲世纪”。“美国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代名词，世界各地都感受到这种文明的侵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兴起引起了世界重心的再次东移。用“贫困的富饶”来形容日本一点也不为过分。面积约37.7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15亿，自然资源极其匮乏，90%以上的能源需要从国外进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经济在战后历经了数次繁荣。各次繁荣的名称及繁荣持续的时间如下：“神武景气”(1954.12—1957.6)共31个月；“岩户景气”(1958.7—1961.12)共42个月；“奥林匹克景气”(1962.11—1964.10)共24个月；“伊奘诺景气”(1965.10—1970.7)共57个月；“列岛改造景气”(1971.12—1973.11)共23个月；“平成景气”(1986.1—1991.2)，持续时间长达61个月。

经过数次繁荣，日本经济获得了非凡的资本积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接近瑞士、瑞典（这两个国家由于人口少，而且拥有独特的尖端产业及大量旅游收入，所以一直保持着最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6.4%，1980年的9.1%，飞跃到1990年的13.7%。若按国际货币值计算，短短2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便由只及美国的一半跃升到高出美国22%。1970年，世界前15大银行排行榜中没有日本银行，到1990年，却有10家日本银行名列其中，而且包揽了第一至第六名。

同一时期，日本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钢铁与汽车工业居世界第二；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尤其是电子、光学、化工、核动力、

控制污染和海洋技术等许多领域均居世界前列。原来是国际债务国(向世界银行所借之款到 1990 年始还清)与贸易赤字国的日本,摇身一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并享有全球最高贸易顺差。

日本对未来投资也领先他国,其人均固定投资(包括住宅)是美国的 2 倍。平均每个员工分得厂房设备方面的投资是美国的 3 倍、欧洲的 2 倍。民间研究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比美国高出一半,比德国略高,但远远超过整个欧洲。

一个资源如此贫乏的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举世瞩目的超强经济大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70 年代初,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再次促使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东移。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四小龙”的总土地面积为 13.57 万平方公里,人口共有 7300 万左右,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它们凭借有利的外在条件,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从而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的佼佼者。

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被世界冠以“小龙”的称号,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不凡的表现: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资料,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50 至 60 年代为 4.8%,70 年代为 3.4%,80 年代为 2.9%,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9.3%、9.2%、7.9%,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雄踞世界榜首。进入 90 年代以来,“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虽有所下降,但仍以绝对的优势领先于世界。以 1991 年和 1996 年为例,这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 和 3.8%,而“四小龙”的增长率则高达 7.7% 和 6.5%。

第二，国民经济规模迅速扩大。1990年，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1965年经济起飞初期增长78.8倍、54倍、35.7倍、27.8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加43.2倍、33.9倍、15.7倍和20.4倍。1965年至199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香港为6.2%，韩国为7.1%，新加坡为6.5%，台湾的增长速度也大体如此。1991年，“四小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香港为14102美元，新加坡为14210美元，台湾和韩国分别为8685美元和6498美元。1996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国民经济规模以如此速度扩张，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据统计，如果以人均1000美元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话，那么世界发达国家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的基数开始，达到1000美元所花费的时间，德国用了12年，日本为14年，意大利为15年，而“四小龙”则用了10年时间。

第三，对外贸易数量急剧增加。几十年来，亚洲“四小龙”主要是依靠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来取得经济发展，因此，它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增长。“四小龙”的出口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率，1970年为2.2%，1980年为3.8%，1989年为8.0%，居世界第四位，从绝对值来看，“四小龙”的出口贸易值1957年为17.27亿美元，1967年为36.4亿美元，1977年为74亿美元，1987年为1784.8亿美元。1996年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多。“四小龙”在世界贸易方面已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起飞恰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期，囿于本国或本地区市场狭小，且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它们普遍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辅之以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大量输入以及教育事业的超前发展等因素，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在亚洲“四小龙”播风弄雨的时候，它们身边又搅起了阵阵浪花。70年代后，在亚洲地区出现了一股发展热潮，其增长势头之迅猛甚于亚洲“四小龙”；其潜力之巨大，令世人不得不再次侧目亚洲地区。这股力量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主要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东盟成立于1967年，总面积为304.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5亿。土地之辽阔，矿藏之丰富，是亚洲“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东盟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从实施和推进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开始的，不过实施时间要晚一些，实施过程也长一些。

60年代末起，东盟各国先后转向了以出口导向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东盟各国先后对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结构作了重要调整，分别于8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进行了“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第二次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变动，使经济再度得到高速增长。

外国资本的引进与利用，对东盟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东盟各国经历了一个从以举借外国贷款为主到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过程。东盟各国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之后，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早期那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做法，而是十分重视国家干预的职能和作用。在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上，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基本上依靠民间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做法不同，各国都建立了程度不一的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

这样，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东盟成为崭露头角的新秀。从60年代开始，东盟各国就表现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5年至1980年期间，世界范围的经济年增长率为4.1%，而东盟国家经济年增长率达到7.1%，1980年至1988年，东盟各国经济增长率一度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

数近 1 个百分点。自 1989 年以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再次达到高峰，1989 年平均约增长 8.5%。进入 90 年代以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依然看好，1990 年和 1991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7.3% 和 6.4%，高于同期亚洲“四小龙”的增长速度。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东盟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壮大。1960 年至 1991 年的 32 年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四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 12.4 倍、19.4 倍、5.5 倍和 35.6 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有大幅度的增长。马来西亚 195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680 美元，到 1991 年便增加到 2520 美元；泰国 1961 年为 69 美元，1991 年为 1570 美元；菲律宾 1960 年为 250 美元，1991 年为 730 美元；印尼则从 1965 年的 90 美元增加到 1991 年的 610 美元。1996 年在此基础上又有大幅度的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70 年代以后，它们抓住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浪潮，尤其是抓住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建立了一批有竞争能力的加工制造企业，使本身的工业体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它们还运用新技术来改造农业，优化良种，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的生产总值大幅提高。

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更是与它们的贸易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自 70 年代各国普遍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后，它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增长和扩大。1960 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四国出口总额为 29.98 亿美元，1970 年为 46.99 亿美元，1980 年猛增到 505.88 亿美元，1991 年四国的贸易总额达到 2109.80 亿美元，其中进口 1106.05 亿美元，出口 1003.75 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分别为 3.1%、3.2%、3.0%。

东盟在经济上傲人的业绩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1989年10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把泰国和马来西亚与亚洲“四小龙”并称为“有活力的亚洲经济群体”，反映了人们普遍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指日可待的成为“小龙”所持的乐观预期。80年代起，整个西方世界笼罩在一片惨淡的经济阴霾之中，唯独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贸一枝独秀，欣欣向荣，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一个经济新生带，令全世界瞩目。1965年至1980年，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经济高速增长带中的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仅比美、德、法、英四国快1倍，而1980年至1995年期间则快了3倍。1990年至199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8%，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增长率则高达6.5%，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照此速度发展下去，要不了20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就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于是，“亚洲奇迹”一时被普遍看成是一种在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以外最为成功、也是唯一成功的东方模式和典范。学术界人士连篇累牍地撰文预言，“世界经济中心将很快地、不可避免地向太平洋西岸转移”，“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亚洲将执21世纪世界经济之牛耳”。这类预言在亚洲国家得到普遍首肯、欣赏和附和，亚洲也沉浸在沾沾自喜的“自恋”之中。

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已清醒地看到了“亚洲奇迹”的潜在危机，这个人就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葛格曼。早在1994年，他就在美国最具权威的《外交》双月刊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迷思”的文章。他力排众议、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亚洲奇迹”下的虚假繁荣问题，认为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可能显示出跟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经济迅速增长时期相似的弱点。东盟各国突然发生的严重货币危机，似乎应验了保罗当年这个前

瞻性的质疑。当初人们预见的那种“亚洲辉煌”，如今随着金融风暴的猛烈吹袭似乎已成明日黄花。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奇迹”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昨天，亚洲还是国际投资者竞相争夺的宠儿，如今它却好像成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弃儿。昨天，“亚洲奇迹”还在为世人称道，如今它那发生过的奇迹随着风暴过后留下的“断垣颓壁”正在遭人非议。昨天“亚洲奇迹”赖以支撑的“亚洲价值”还在被人乐此不疲地论证，如今它却又被出尔反尔地看成是“亚洲危机”的始作俑者。昨天，“亚洲奇迹”和“亚洲价值”还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炒作题材，如今它们已被“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这类当今最热门的话题所淹没。昨天，亚洲迅速崛起还要求人们重新评价西方的经济策略，如今西方又在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最终胜利”而弹冠相庆。正是物换星移的变迁！

亚洲金融风暴来得如此突然，以致让人猝不及防。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金融风暴是怎样吹袭而起的？引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是偶发的还是必然的经济事件？是一如有人分析的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场无硝烟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必然结果，还是出自“魔鬼加天使”的大炒家索罗斯的手笔，抑或是亚洲经济本身的痼疾所致？这场危机带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危机一旦扩散，它的延伸将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亚洲经济的复苏将在什么时候？复苏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为什么说亚洲经济的复苏有赖于中日美？在危机中和危机过后中国应该怎样自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书的研究分成六个部分，它们分别为：一、序言；二、始末；三、成因；四、后果；五、展望；六、中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挑战。在初稿完稿（3月23日）后的近二十天中，亚洲金融形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遂又增补了“没有结束的报告——日本金融的

四月风波”，附于书末。本书的作者作为亚洲金融风暴的“战地记者”，从1997年7月2日泰铢大幅贬值，从而拉开亚洲金融风暴的序幕以来，就一直追踪着事态的一步步发展。几个月来，对大量资料的搜集、去芜存菁、整理和归纳，使作者对上述种种问题能作出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本书的特点是：

第一，作者是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中国学者，有机会亲身感受到此次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时，在香港这一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作者能从多传媒、多渠道获取有关资料。作者力图使本书成为一本跨时空、多视角、全景式地记录、论述和研究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始、成因、后果及展望的书。

第二，通过对世界权威书刊杂志、权威作者、权威新闻报道进行跟踪式的搜集，本书作者从一开始就能站在较高的起点上，高屋建瓴地俯视亚洲金融风暴的“庐山真面目”。在对浩如烟海的各种有关重要新闻报道、讲话、理论分析等资料的撷取过程中，融入了作者对亚洲金融风暴的理性认知和观点。本书的撰写是作者长期思考的逻辑结果。

第三，作者在本书中试图将新闻纪实和理论分析糅合在一起，作为对学术研究新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由于资料的翔实、语言的生动，本书是一本可读性强、能适合各层次读者阅读的书。本书除了对政府、企业界、学术界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外，还对各类投资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在国际金融动向、投资理念和操盘策略等方面都有着极强的启示。它更是一本教人增强投资风险意识、在危机未来临前防患于未然的警示录。

撰写本书的最大困难是事态的未有穷期性。值此完稿付梓之际，亚洲金融风暴还在延续之中。然而，这并不影响作者在书中所作出的描述、分析和结论，虽然它们可能是肤浅的。相反，本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在“展望篇”中对亚洲金融风暴趋势的预测，结语中对中国新一届政府因应亚洲金融风暴所作

的建言，以及最后“没有结束的报告”中对日本经济景气的分析，都将在动态的时间中检验作者的预见力，这对作者来说是最富刺激和最具挑战的。

目 录

鸣 谢 1

序 言 1

始 末 篇

1997 年

7月2日：汇率浮动泰铢跌，金融风暴平地起	5
7月11日：菲放宽外汇交易，印尼盾随之跟进	6
7月14日：投机客下毒手，东南亚汇市一片混乱	7
7月29日：泰国央行总裁下台，政府吁请国际援助	8
8月15日：印尼盾一挫再挫，东南亚货币“跌跌不休”	9
8月28日—9月1日：股市汇市双入空门， 联动暴跌恶性循环	10
9月4日—10月23日：捍港元开战奏捷， 惜港股悲情狂泻	13
10月27日—28日：纽约“黑色星期一”酿全球股灾	15
10月下旬：日本深恐坠入无底洞	18
11月20日：韩元重挫，刮起第二波金融风暴	19
11月25日：“山一”丑闻留下后遗症	20
12月8日—9日：印尼盾和韩元一路探底	21

12月11日：亚洲风寒，全球股市又打哆嗦	22
12月10日—12日：“二二二”时代梦魇吓坏韩国人	23
12月12日：亚洲股汇市再度一败涂地	25
12月16日：投机炒作阴影笼罩，泰菲货币续创新低	26
12月18日—19日：韩国总统选举，股汇市齐喝倒彩	27
12月22日—24日：韩元跌破2000关卡	29

1998年

1月2日：新春开市唱低调	31
1月5日—6日：苏哈托健康欠安，印尼盾连创新低	31
1月7日：美国基金规模缩，再掀抢购美元潮	32
1月8日：印尼盾下挫如坠黑洞	34
1月12日：百富勤公司清盘，港股跌破八千点	35
1月13日—15日：华尔街打气，多头回光返照	36
1月21日：印尼盾剧贬，风云又变幻	39
2月2日：虎年开红盘，股市发虎威	40
2月5日—8日：好景不长，金融风暴未有穷期	41
2月13日：印尼成金融风暴第三波风源	43
2月12日—16日：印尼建外汇局惹争议， 再累亚洲股汇市	44
3月3日：印尼恶性通胀一触即发	48
3月6日：亚洲银行债信再遭降级	50
3月9日：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峙	51
3月10日：观望印尼动向，股市有跌有涨	52
3月11日—12日：多利空，亚洲金融市场伏危机	53
3月16日—23日：全球股市大涨，亚洲早春“回暖”	54
3月27日—4月3日：东京风云骤变，亚洲“寒流”回潮	56
4月8日—10日：桥本宣布减税，形势依然严峻	59